

◆岁月回眸

遥远的星空

——当年夜宿山村黄湾小学堂所感

老 后

冬日融融,友人匡国泰约我去湘西西南的隆回县境北部山区采风。气喘吁吁地爬上海拔1400多米的鹅梨界峰顶,期盼的辉煌日落只剩了一片残红,却把那西天底下的层层山峦染润得分外俏丽,平添几许激动。我掏出相机便咔嚓、咔嚓,恨不得把这山野的神韵全部包揽。

夜幕悄然泼下,几阵山风把我从忘形中催醒,才猛然想起由西北方下山,去瑶汉杂居的黄湾还有十多华里!黑灯瞎火的,如何走完这段陌生的山程?就凭了几时砍柴留下的点滴感觉,借过满天闪耀的星斗,和国泰两人相互照应着,踉踉跄跄朝山脚摸去……

山底墨黑,静得吓人,除却偶尔从远处传来几声狗吠,只有一条小溪潺潺作响。沿着那条依稀可辨的弯弯小路,伴着溪水小心翼翼前行。约摸两三里,倏地撞见几丝灯火,终有了初见人家的惊喜!那栋亮有几窗微弱灯光的大木楼,啊,是学堂,也是我们今晚的归宿地了。

走进学堂,摸上那架缺少扶栏的破板楼梯,轻轻推开一扇半掩的木门,哇!满屋闪忽的油灯、满屋稚气的眼神,犹如满天静谧的星星!

两位不速之客,招来一屋的惊异。我踮起脚尖走了进去,向那位正在辅导学生做习题的中年老师悄声说明来意,便获得十二分的热情。他就近从四个小同学围坐的课桌上端起一盏油灯,要下楼去为我们烧火做饭。我赶紧挡住他,怎敢为了我等临时解饥而夺去孩子们这一点点求知的光明!

晚自习下课了,孩子们围着我俩,问了好多好多山外的事情。“记者”这个新奇的字眼,更带给他们一帘朦胧美好的憧憬。

待孩子们陆续进入梦乡,我俩才随老师来到灶屋,燃起柴火,晚饭是

一顿干辣椒炒青菜,好香啊,好香。当晚,彻夜辗转难眠……

次日,我执意留下,想多些时间和这山里的娃娃作伴。

跑通学的孩子陆续到校,虽说已是严冬,大多仍打赤脚,有个还挑着担沉甸甸的柴火。问他送谁?“学堂里煮饭要烧柴,今天轮到我供了。”一个背竹篮的小女孩,说放学后还要扯篮猪草带回去,家里的猪崽已经没有吃的了。

吊在木板楼梯下的那个铁圈圈当当敲响,这便是学堂里神圣的钟声。看他们做操、上课,听他们读书、唱歌,都是一种难得的享受。课间休息时,他们蹦呀、跳呀,踢田、爬树、抛石子、翻筋斗、抽螺陀,还在楼梯前比赛,看哪个可以打着跛脚跳到楼上去……身临其境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的渡口。

晌午午饭了,孩子们从各自的教室纷纷拥向外面的空坪。没有喇叭响,没有哨声叫,也无老师出面喊几声,他们一个接一个,很快就在厨房门前排成了曲折蜿蜒的“长蛇阵”。须待前面一个同学进屋端着饭出来,第二个方才进去。一个偏远山寨小学的学习生活治理得如此井然有序,着实让我暗自吃惊。

不论是伢崽或妹子,也不管个头的高矮和大小,每人都是堆满堆满的一大钵米饭,却是没有菜。他们在坪里三三两两随地一蹲,或站或坐,狼吞虎咽地吃着、笑着。有个同学从家里带来了一玻璃壶剁辣椒,有几个同学挤过来都想夹一筷子,他心疼极了,这是他一个星期的下饭菜啊。

随意走进一间寝室,连一张木床都没有。就在那早已变形得高低不平的木楼板上垫一层稻草,再将各人的褥子铺上,便成了齐齐崭崭的好大一溜“地铺”了。有的“床位”仅铺了张补丁叠补丁的薄床单,再加一床连被套

都没有的破旧棉絮,就是所谓的被子了。却也与他人的一样,有棱有角、有模有样地叠成漂亮的三角形……

有个小同学说得好:“我们困地铺还好些,免得夜里做梦就滚到床底下去了!”

学堂里的几个老师,大多也跑通学。几百块钱一月的工资,远不够一家人的开销,放了学,还得一二十里山路赶回自己屋里,帮老婆做点畦土。天刚亮,又赶紧随意抓一把咸菜、带上些米薯,匆匆踏上去学堂的山间小路。老师们纵是这般清苦,仍视教书为天职,难有半点糊涂。教孩子们读书,教孩子们生活,教孩子们做人,还放肆鼓他们的劲——长大了去当老师、当医生、当科学家、当解放军……

几间破旧不堪的木板教室,百十张残面少腿的课桌,再加一个既刷衣服、又打乒乓、也做饭桌的简陋水泥台子,便是这所拥有六个年级的黄湾小学的全部家当了。孩子们虽说还有见过汽车、轮船、电视、电脑是什么样子的,但他们从书本上、从老师口中,已经学到了蛮多蛮多新奇有用的东西。

学校的老师和学生,都也十分满足,天天快乐地融合在一起,一起编织着他们辉煌的梦想。年复一年,周而复始。

随着老师年龄的悄然增多,这山里的娃娃带着美好的希冀,一批批走出学堂、走出山坳,如同那群闪烁的星星,撒满大地、撒往四方……



桂花大桥

雷洪波 摄

◆六岭杂谈

碧血青蒿两千古

肖智群

“穿过密密的青松林,爬过层层的大雪山……冻死饿死我不怕,找不到抗联心不甘!”

1938年11月5日,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发来致敬电,称赞杨靖宇和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,是“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、艰难奋斗之模范”。

1939年冬,侵华日军纠集守备队、森林警察、铁道警护队等十余万人马,气势汹汹扑向长白山地区。“拉网”“大讨伐”,对付的是日益壮大的抗日武装;“保甲制”“连坐法”和烧房并屯,对付的是支持抗日的普通百姓。生死考验面前,一些意志不坚定者变节投敌了。由于叛徒的出卖,一些游击区和党的组织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,东北地区抗日力量损失惨重,斗争环境急剧恶化,抗日联军常常刚冲出一个重围又遭遇另一股强敌堵截。杨靖宇,挺挺胸膛,望望云天,拍拍尘埃,正正军装,率领部队穿梭在林海雪原,有时巧设伏击,有时远道奔袭,一刻不停,一往无前。终因力量悬殊,寡不敌众,到1940年1月底,杨靖宇身边仅剩了二十几名指战员。

1940年2月18日,断粮数日,草叶食尽,能吞咽的草根儿也已难觅,两名警卫员被迫冒险下山买粮,果然落入狼窝,以身壮烈殉国。他俩的遗体旁迅速围满了洋洋得意的日

寇,那一双双沾满烈士鲜血的狼爪搜得了杨靖宇的一枚印章。于是,他们严密封锁进山道路。

1940年2月23日,濛江县三道崴子的一棵大树下,杨靖宇,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,孤身一人,一个多星期粒米未进,脸上、手上长满冻疮,四分五裂的棉鞋靠绳子捆绑在脚上,左手正一个劲地滴着鲜血。离他五十米远处,百十号日伪军排成弧形状,疯狗般举着刀枪。空气凝固的间隙,周遭的林子里传来几声无名生灵的长嗥,凄凉,哀婉,听得人毛骨悚然。

敌人不停地喊话劝降。杨靖宇手持双枪顽强还击,日伪“讨伐队”接连五人中弹倒下。眼见生擒无望,日寇猛烈开火。杨靖宇左腕中弹,手枪落地,但依然以单手挥枪应战。后被击中胸部,“倒地而命绝”。杨靖宇倒地之后,日伪“讨伐队”仍久久不敢前进半步。硝烟远去,灭绝人性的日寇蜂拥过去残忍地剖开他的遗体。眼前的一幕惊呆了所有在场者:那全然裸露的血淋淋的胃里,除了缠作一团的没能消化的树皮、草根、棉絮和青苔外,不见食物的踪影。

后来,郭沫若给杨靖宇题词:“头颅可断腹可剖,烈性难消志不磨。碧血青蒿两千古,于今赤旗满山河。”(肖智群,任职于洞口县纪委,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)

关于白云岩的几首诗

张步瑜

新邵白云岩在成为香火胜地后,也成为文人骚客旅游观光、吟诗作赋的地方。特别是明清两朝,白云岩的知名度是相当高的。光顾过这里并留下诗文的便有陈鑊、张同敞、钱邦芑、刘显、郭金台、王嗣乾、车以遵、车鼎黄、陈宪道、车泌书、车万备、车万翔、黄宅中、陈大猷、阳文烛、段世英、邓显鹤等。

“邵陵山水多奇然,幽秀险异无以加。”这是钱邦芑游白云岩后的感慨。同时,他写了《慈寿寺》一诗:“乱山苍霭合,一杖破春阴。曲水围荒寺,高杉拥碧岑。钟声禅定后,灯影梵王心。只此多幽胜,何须古洞深。”钱邦芑是南明遗臣,削发为僧,自号大错和尚。隐居在偏僻的地方,纵情山水之间,潜心以诗自娱,曾多次造访白云岩,留下《白云岩记》。

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任宝庆

知府的黄宅中夜宿白云岩,并写了《登白云山夜宿僧寺》一诗:“白云知我到名山,放出千峰碧汉间。青枥林深藏寺古,绿庵人静伴僧闲。屏风合匝楼三面,玉佩琤琮水一湾。此夜尘心都洗尽,月明如镜印禅天。”他在任期内倡修《宝庆府志》,志中白云岩被列为宝庆十二景之一。

晚清著名学者邓显鹤路过白云岩而无暇游览,写了《过白云山下未及登以诗自嘲》:“青山作势飞,一半云勒住。白云浩如海,遮住山去路。山停云复行,云敛山流去。看山遍海内,此境不易遇。区区州里间,咫尺自违忤。正如东京某,狎见未足慕。乃知狙所习,耳目多蔽锢。难免白云笑,尚冀青山恕。归档践前盟,勇往缚双屐。山灵自相许,扶云半面露。”(张步瑜,新邵县委退休干部)

2021年，邵阳经开区上千个岗位“职等你来”！扫一扫！园区企业招聘信息详情尽在掌握！



(上接1版)

他连爬带滚摸近亮光时,才看清那丝亮光是从一栋破木房的壁板间隙透出的。又冷又饿的刘启后连忙敲门,一对年轻夫妇神色不安地把刘启后让进屋。

待刘启后说明了遭遇后,夫妇俩才放下戒备心,把他让到火塘边,并盛上一碗热乎乎的玉米饭。饭后,刘启后请求借宿。这时夫妇俩面露难色,尴尬对视过后,还是爽快答应了。主人把老后带进一间小房,房内霉气刺鼻,一张用木板搭成的床上,铺着黑乎乎被子。由于太困,刘启后倒床便睡着了。

一觉醒来小便时,刘启后发现夫妇俩抱着孩子还坐在火塘边。一问原因,原来才知他们家仅有一张床。刘启后愧疚不已,当即下定决心,一定要报答这神秘的瑶山。

这年冬天,刘启后再次来到冰天雪地的瑶山。进到一户瑶民家中,见一对姐弟赤脚站在火塘边,一只破了半边的锅支在柴火上,锅里只有半碗玉米饭。他又到屋里房后转了一圈,看到这个家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不值200元钱。再次看到瑶族同胞的困苦,刘启后更坚定了要帮助他们的决心。临走是,他把身上仅有的十几元钱,全递给了小女孩。

此后上瑶山,刘启后都会买些米、面、油、盐、药品、日用品作礼物。看到经济特别困难的瑶家,他总要接济一些。原本辍学的奉文成三兄妹,在他的帮助下重新走进了课堂,还读完了高中、大学;原崇木凹村的老书记身患慢性病,刘启后为他送了十几年的药;为了让花瑶文化得到延续,每次上山刘启后都要去与奉堂妹、奉雪妹、奉伍香、沈茶妹等交流挑花技艺;要去与陈世达、陈世凡、戴碧生、蒋兴隆等交流呜哇山歌……

40多年间,刘启后500多次上瑶山采风。穿梭在瑶山,他日行数十公里。饿了,啃口生红薯;困了,晚上随意找户瑶家打个盹。有时十天半月吃不到一餐饱饭,睡不上一个好觉。但是,他在瑶山做过的好事却不计其数,帮助过的人也已无法统计完全。

原虎形山瑶族乡大托村支书沈德度,与老后有着40年的友谊。“上世纪80年代初,我们村非常穷,老后鼓励我一定要带领大家建设好路、水、电,发展种植、养殖产业。当时,村民们连饭都吃不饱,所以谁也不相信他的话能实现。”

后来,刘启后带领沈德度到县城

找领导、跑部门、立项目。每次上山,他又扛起锄头,带领村民们一同开山修路、开荒种药材。

现在,瑶乡12个村都实现了硬化公路全覆盖,完成了农网改造、安全人饮水工程、实现了通信信号全覆盖;山上随处可见金银花、天麻等药材种植基地,高山萝卜、洋荷、猕猴桃、雪莲果等高山生态蔬果基地,年产值近亿元。

探险寻景,开发旅游产业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

在刘启后的心中,原生态的瑶山,不仅是座民族文化的“富矿”,更是发展旅游的“金矿”。

刘启后常常带领村民们上山寻找风景,挖掘旅游资源,整理景点故事。现在瑶山上的景区景点,很多是他发掘并命的。比如:花瑶古寨、西楚灵峰、山背梯田、旺溪瀑布、大托石瀑等等。

2002年秋,刘启后带领着花瑶山民,探险虎形山洪口大峡谷。途中,遭遇长达6个小时的瓢泼大雨,老后未带雨具,淋得双脚滴水,仍坚持艰难前行,一直熬到深夜才摸回山寨。这次冒险,他们揭开了大峡谷的神秘面纱,又为瑶山找到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瑶山上的国家级呜哇山歌非遗传承人邓恩碧说:“瑶山的人们对老后太熟悉了!下至三岁娃娃上至百岁老人,几乎无人不知老后;老后对瑶山也太熟悉了!瑶山的每一道山梁、每一个寨子都印有他的足迹。”

在刘启后的推动下,瑶山“红”了——“国家级风景名胜区”“中国金银花之乡”“挑花艺术之乡”“中国民间绘画之乡”、首批“省级优美乡镇”、湖南省“新潇湘八景”之一。

花瑶在老后的镜头下大放异彩,旅游扶贫在神秘瑶山成为传奇:2018年,崇木凹获批3A级景区;2019年,大托村获评第四届湖南省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;2020年2月,大托村获评第三届中国最美少数民族特色村寨,白水洞村列入首批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录;2020年8月,湖南省夏季乡村旅游节在崇木凹村成功举办……千百年来隐藏在大山中的花瑶山寨,敞开了大门,笑迎四方宾客。

殚精竭虑,传播花瑶文化

为让花瑶传播得更远,让花瑶文化更加丰厚,刘启后极力用笔、镜头宣传瑶山。

他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湖南日报》《湖南画报》《人与自然》《旅行》《中国故事》《山野》《民族论坛》《文化周刊》《上海航空》等海内外媒体,发表800多个图文并茂的花瑶宣传专版;出版了《神秘的花瑶》《花瑶女儿箱》等多部花瑶文化专著。

为凝聚起更大的力量,刘启后与著名诗人匡国泰、作家刘鹏共同策划“关于瑶山的对话”活动,邀请一批著名音乐家、词作家到瑶山采风创作;协助中科院专家组和中南民族大学瑶族学专家组考察瑶山;自费在省城和全国各地主办花瑶风情展览;利用自己在圈内的影响,把瑶山的旅游资源编入《中国自助游》和《中国古镇游》等旅游手册;还应邀在全国举办各种专题讲座,为瑶山的发展代言。

在刘启后的努力下,引起省内外媒体的大批记者关注隆回花瑶,英国BBC台的著名制片人麦克也来了,冯骥才等名人来到瑶山现场考察。

刘启后用半辈子的光阴,把璀璨绚丽的花瑶文化推向了世界,极大地增强了花瑶山民的自信与自豪,有效地促进了花瑶传统文化的挖掘、保护和传承,推动当地瑶山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。